

## 1. 節錄 〈靜夜良伴〉

作者：琦君

夜深倚枕閱讀，鼻子尖上忽覺癢酥酥的，垂下眼睛一看，原來是一隻比芝麻還細的小飛蟲，停在「山頂」上休息。這時，我只要伸出一個指頭一抹，牠就馬上粉身碎骨，成為一小點灰土，再用嘴一吹，它就化為烏有了。聽不到牠一聲悲慘的喊叫，看不到牠一絲痛苦的掙扎。在這微弱的小飛蟲之前，我真的是這般偉大，足以自豪嗎？但我心頭卻只有惶惑與淒然，想想自己這幾天裡，左腳輕微扭傷，舉步艱難，就感到十分的無依無助。日前切菜不慎傷了手指，血流如注，痛徹肺肝，心中驚恐萬狀。造物主賦予我們的生命是堅韌的，卻也是脆弱的。讓你在安全中享受生之喜悅，也讓你在危難中作痛苦的掙扎。你縱有無比的勇氣、智慧、毅力，可是在生死關頭，卻是一點不由得你自己作主。如今回，我卻要去毀滅一個毫無敵意，也毫無抵抗力的小生命，我真為自己的殘忍感到羞恥呢。

我一直這麼想著，看小蟲慢慢地由鼻子尖爬到嘴唇邊，我輕輕把手背伸過去，牠絲毫不驚嚇，順理成章地爬上我的手背。我仔細地看牠。原來那麼細微的一粒小蟲，竟長得非常端正、秀氣。頭上兩根秋毫似的觸鬚，不時擺動著，小腳在交換搓動，薄得幾乎看不見的兩片翅膀微微張開又合攏，牠是在這一片廣闊的平原上無憂無慮地漫步呢。溫暖的燈光照著牠，在牠一定有如春陽普照吧。看牠這麼的自在快樂，懵然不知死亡可隨時來臨，我，怎忍心不給牠一分

安全感呢？不，我並沒資格給牠安全感，如同我並沒資格奪取牠的生命一樣，牠原當有牠生存的權利的。好像是日本的一茶和尚的詩：「不要打牠，蒼蠅正在搓著牠的手、牠的腳呢！」生命是多麼美妙與莊嚴啊！我呆呆地望著小蟲，牠不時飛起，又不時停下。停在我的手臂上、書上、搖動的筆桿上，透明的小翅膀有時抖動一下，是在伸懶腰吧，我不由得笑了。我忽然覺得在這夜深人靜之時，自己與小飛蟲，形體上雖是一大一小，生存在同一時間與空間之中，呼吸著同一種空氣，在造物主眼中，都只是一朝菌蟪蛄般的渺小。牠雖默然無聲，我們卻脈脈相對，但我似乎感覺得出來，牠把我當作朋友，或者當作是一座山也說不定。總之，牠是愜意極了。於是我傻傻地低聲對牠說：「我疲倦了，要關燈休息囉，明天再見。」牠也似傻傻地聽著。關燈以後，牠就沒再來驚擾我。……

## 2. 節錄 〈寂寞不死〉

作者：李秉朔

夜半兩點若醒著，黑暗會強迫老年人思忖自己的一生是否值得。兒孫白天的頂撞在夜晚散開來，變成遺棄的前奏；媳婦洗碗的背影似乎敲打心有未甘的節拍，她會說服丈夫改天再度參觀安養院。將老人背上山任其自生自的悲劇當然只是故事，情節卻真實到必須有熱心網民公告周知來自《楸山節考》這部電影。現實社會恐怕沒比荒山野嶺容易應付，為數眾多的老人縮在養老院一角哭泣討饒，向子女保證回家後願乖乖吃藥、不再任意嫌棄外籍看護，然而為時已晚，他們通常只換來一句「改天再來看你」的承諾。這些晚輩是潛在的作家，他們早晚能獲得機會投稿到各大報懺悔：敘述父母親無助的眼神，自責殘忍但不忘強調當時別無選擇。

命運屬中等資質的老人，例如我阿嬤，肉體被我們封存在家，靈魂往往從凌晨一點起才受到地下電台的召喚緩緩甦醒。電台主持人明白孤單之苦，在闇夜接管寂寞老人的心事，充當老人的臨時保母。在成功推出不明藥品前，他們是世上最懂得聆聽的張老師。「我那個無路用的兒子根本是妻奴！叫伊跳海伊就跳啦……」怒不可遏的阿婆苦候多時終於接上線，使勁傾倒情緒垃圾。主持人哼哼哈哈回應，五分鐘後口水攻勢毫

無緩跡象，主持人開始深呼吸，巧妙地把話題導引至阿婆糖尿病宿疾：「阿嬤，你上次買的藥吃了按怎？」阿婆頓時語塞，主持人乘勝追擊：「你這樣病怎麼會好！搭配新的排毒丸更有效，今天特價再多兩小罐！」解決阿婆後，其他老人紛紛來電；他們深怕惹惱主持人招來一頓罵，先是幫忙責備不按時服藥的阿婆，又昭告天下自己吃完藥百病全消。主持人龍心大悅，忍受某些五音不全的顧客清唱日本演歌，賣出更多藥，長達兩小時的老人社群網站才告一段落。

### 3. 節錄 〈背影〉

作者：朱自清

我們過了江，進了車站。我買票，他忙著照看行李。行李太多了，得向腳夫行些小費，才可過去。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。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，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，非自己插嘴不可。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；就送我上車。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；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。他囑我路上小心，夜裏要警醒些，不要受涼。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。我心裏暗笑他的迂；他們只認得錢，託他們直是白託！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，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？唉，我現在想想，那時真是太聰明了。

我說道，「爸爸，你走吧。」他往車外看了看，說，「我買幾個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動。」我看那邊月台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。走到那邊月台，須穿過鐵道，須跳下去又爬上去。父親是一個胖子，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。我本來要去的，他不肯，只好讓他去。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，穿著黑布大馬褂，深青布棉袍，蹣跚地走到鐵道邊，慢慢探身下去，尚不大難。可是他穿過鐵道，要爬上那邊月台，就不容易了。他用兩手攀著上面，兩腳再向上縮；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，顯出努力的樣子。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，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。我趕緊拭乾了淚，怕他

看見，也怕別人看見。我再向外看時，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往回走了。過鐵道時，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，自己慢慢爬下，再抱起橘子走。到這邊時，我趕緊去攙他。他和我走到車上，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。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，心裏很輕鬆似的，過一會說，「我走了，到那邊來信！」我望著他走出去。他走了幾步，回過頭看見我，說，「進去吧，裏邊沒人。」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，再找不著了，我便進來坐下，我的眼淚又來了。

近幾年來，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，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。他少年出外謀生，獨立支持，做了許多大事。哪知老境卻如此頹唐！他觸目傷懷，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鬱於中，自然要發之於外；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。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。但最近兩年不見，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，只是惦記著我，惦記著我的兒子。我北來後，他寫了一封信給我，信中說道，「我身體平安，惟膀子疼痛厲害，舉箸提筆，諸多不便，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。」我讀到此處，在晶瑩的淚光中，又看見那肥胖的，青布棉袍，黑布馬褂的背影。唉！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！

## 4. 節錄 〈珍惜〉

作者：吳晟

每年夏季，正是陣雨——俗稱西北雨最頻繁的季節；也正是吾鄉收割、犁田、插秧，一項緊接一項的農忙時期。尤其是在午後，天色更令人難以預料，說變就變，而天色一變，不一會兒，往往立即雷電交加，米粒大的雨隨之傾盆而下。吾鄉在田野勤苦工作的人們，因無處躲避慘遭雷殛的事件，時有所聞。

整個暑假，我常跟隨母親到田裡。每當遇上這種時候，無論正在做什麼工作，我總是急於趕回家，而母親總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，以免損失農作物，或誤了農作期，常在雷電交加下，淋著雨回來。若是正在曬稻穀，天色一變，家家戶戶曬穀場上，大大小小都急急惶惶出動搶收，唯恐搶收不及，穀子被雨淋溼，以致發了霉，發了芽，那就難以出售，損失慘重了。那一幅景象，真似古代驚心動魄的競技場。

這天下午，烏雲又突然密佈，晴朗朗的天空，一下子陰黯了起來。一道一道金閃閃的閃電，怒叫著的雷聲，由遠方逐漸逼近。耀目的閃電閃得我心驚膽惶，轟隆隆的雷聲震得我不知所措，母親卻還沒有收工的意思。我忍不住向母親提議：「快回去吧，剩下的工作明天再來做吧！」母親抬起頭，望了望隔壁田還在趕著犁田的農友，望了望天色，平靜地

說：「不必急，雨還不會下那麼快。」而後彎下腰，繼續一鋤一鋤鋤著種在田邊的這一系列番薯，我也只好繼續跟著撿拾。為了供給養豬的飼料，上季，母親將靠近排水溝的這一系列田邊，特別留下來改種番薯。如今番薯已長成，插秧期又到了，母親急於掘收完，以便趕得上插秧。然而，眼看豪雨即將隨著雷電傾盆而下，我實在惶急不堪。閃電已更逼近。經我再三催促，母親終於說：「你先回去吧！我把番薯收拾好了就挑回去。」我不禁在心裡吶喊著：「一百斤番薯才值幾十塊錢？這幾擔番薯才有多少斤？費了這麼大力氣，這麼多工夫，到底值多少？母親啊！您為什麼不會算一算？為什麼這樣珍惜？」但我怎麼敢說出來？母親平時常訓誡我們不可作賤農作物。母親珍惜的，原不是可以計算的價值，而是辛苦流下的汗水，而是可親可感的作物啊！

## 5. 節錄 〈父親的夢〉

作者：洪子涵

父親過世後，我請了工人花三天清理那片地，地上廢置二十多臺冰箱冷氣機，是他想放在這兒敲敲打打，分出值錢的金屬來賣，一大片舊帆布下罩著的，竟是一臺嶄新的三輪機車，被他視若名貴跑車般收藏著，因為他一生都騎著三輪機車，載水果、載廢棄物。父親沒有任何體面的遺物，有的，是清理出來一箱又一箱的破爛廢五金，和我最後看見的那一長袋，來不及穿的綠色夾腳拖。清理完畢，整片地恢復空曠，我坐在邊上歇息，細縫抽出的紫色小花長得茂盛，透過陽光和風，耀眼的搖曳著。從沒有想要走進父親與常人迥異的世界，卻在他離世後整理他的遺物，一點一點地拼湊出他的日常、靠近了他的世界，我靜靜想著，與其他父親不一般的，我的父親。

父親十歲喪母，在彰化的鄉下長大，兒時總跟著爺爺拉水牛犁田，沒錢買肉吃，爺爺就帶著他在野地抓兔子，抓回來養在床底下，養肥了再宰，沒錢買肉吃就吃兔肉補充營養，他按著童年記憶飼養兔子，難怪他養的每隻兔子都肥呼呼。到了城市工作、養家，蒼茫天地所賦予他的是莽而無畏的生命力，在這裡卻成了種種不合乎城市生活的怪異行徑。父親啊，到頭來，你未曾有一日，如我幼時想要的那樣體面的父親形象：可以一身整潔襯衫、公事包和西裝褲。

父親啊，到頭來，你這一生遺留最多的，是那一雙又一雙來不及穿的綠色夾腳拖鞋。看著那一袋再等不到一雙悍腳穿入的拖鞋，我竟有說不出的惆悵。

父親啊，請原諒我，在那些逐年成長的時光裡，城市的馴化限制了我的想像，我連想要了解你的想法都無法升起。當你老在你執著的田園夢裡，我循著成年孩子的天性，如箭而飛，向外追尋，沒有回頭看看仍執著如此度日的你。原來這些那些，都是你童年的那片天那畦田和那隻牛，是你回不去的地方，你卻如此、如此想念，在繁重的生活之外，也要一點一點建立屬於你的烏托邦。但風吹得很溫柔，拂過紫色小花、拂過父親生前最後親近的這塊地。

父親啊，在你長眠的夢裡，是否如願以償，見到了童年那片情景。

## 6. 節錄 〈說好話，不如把話說好〉

作者：洪蘭

現在過年的氣氛愈來愈淡了，今年更因為新冠肺炎的關係，街上沒行人，學校也取消了團拜和春酒，年味就更淡了。但過年是我們中國傳統的文化，幾個要好的同事便相約在開學前來我家包餃子充當小春酒。在吃餃子時，一個同事嘆氣說：「現在老師真難為，要負責學生一生，即使畢業結婚生子了，學生不好，還是老師的錯。」大家聽了很好奇，怎麼會呢？這未免太離譜了。

原來她的一個學生嫁給了她表姑的兒子。她的姑媽身體不好，所以對不吉利的話很忌諱，尤其過年的時候。正巧過年那幾天，天天豔陽高照，把姑媽陽台的花都曬枯萎了，這個學生看到後，就好心去拿水澆。老人家一看到，馬上阻止，說現在太陽太大，澆水花會燙死，等太陽下山再澆。這個學生半信半疑，暫時停了手，想不到黃昏澆水後，第二天花葉果然又挺起來了。

她很驚訝地跟婆婆說：「這花好厲害呀！我以為它死定了，想不到它跟您一樣，都是撐著不死。」老姑媽一聽就生氣了，打電話罵我同事：「你們大學是怎麼教學生的？我活得好好的，怎麼說我是撐著不死？」

同事委屈地說：「我們課都教不完，哪能管到學生的口無遮攔？教說話不應該是父母的責任嗎？怎麼怪到老師頭上來了？」大家聽了都笑起來。

的確，現在學生古文讀得少，社會歷練又不夠，說話常不分輕重。有同事便說：「說好話，不如把話說好。」這句話說得太對了，很多人職場不順利就是因為不會說話，明明一句好話，別人聽了卻火冒三丈，原來馬屁拍到馬腿上了。那麼，怎樣才能讓學生把話說好呢？父母平日要把孩子帶在身邊，出去應酬時，隨時指點教導。當然也要看這孩子夠不夠機靈、會不會察言觀色。一般說話要不得罪人，就要切記不揭人之短，不誇己之長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自己聽了會不舒服的話，就不要講給別人聽。

若社會經驗不足，又沒有人可以指點的話，就要多看小說。好的小說都是反映社會各階層的生活，看到書中人物如何禍從口出，自己就要警惕，話到舌邊留半句。我以前不知道什麼叫拍馬屁，看了《紅樓夢》裡對王善保家的和周瑞家的描述後就知道了。

其實，會不會說話不在於說些什麼話，而是有顆不使人難堪的善良心。曾有個護理師說，護士節時，她要去接受表揚，但交班遲了，典禮已經開始了。她匆忙趕到禮堂，進去看到門邊有個空位就趕緊坐下去，這時有個學姐過來，拍

拍她的肩膀說：「學妹，這個位子你現在還不能坐，是給資深護理師的，再過幾年你就可以坐了。」她說她非常感激這位學姐，指出了她的錯誤又沒有傷她的自尊心。

會說話真是太重要了，「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」，與其說些言不及義的場面話，不如真心關懷人家，真心話永遠是最好的話。